

爱与自由的抉择，刻骨铭深的救赎

[美] 劳伦·奥利弗 著 刘勇军 译

D e l i r i u m

爱有止境



Lauren Oliver

Delirium
Lauren Oliver

爱有止境



〔美〕劳伦·奥利弗 著
刘勇军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爱有止境 / (美) 奥利弗著; 刘勇军译.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5. 4
ISBN 978-7-5057-3510-1

I. ①爱… II. ①奥…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67399 号

版权登记号: 01-2015-1637

Delirium © 2012 by Lauren Oliver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English edition published by HarperCollins

Simplified Chinese rights arranged with Lauren Oliver LLC, c/o Foundry
Literary + Media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2015 EVERIGHT BOOK

All rights reserved.

书名 爱有止境

作者 (美) 劳伦·奥利弗 著 刘勇军 译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东莞市信誉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880×1230 毫米 32 开

11 印张 270 千字

版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3510-1

定价 35.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目录 ____ Contents

- 001 第一章
在所有能致命的事物中，爱才是最可怕的
不管拥有与否，都会要了人的命
- 004 第二章
一直以来，只要闻到橙子的香气
我就会想起葬礼
- 010 第三章
没有经历过爱的伤痛，就不会知道快乐的滋味。
这你是知道的，对吗？
- 019 第四章
我很高兴我不必选择，不过更重要的是
我还很高兴我不必让别人选择我
- 031 第五章
其他言语全都被这萦绕的两个字挤掉了
而这两个字依旧回荡在她记忆中的阴暗角落：妈妈

- 054 第六章
我忘了一些东西，错过了一些东西
也可能是永远失去了一些东西
- 068 第七章
自从夏娃和亚当以来，人类都会患上爱情躁狂症
以此作为对原罪的惩罚
- 077 第八章
治愈后的我们将再次变得完整和完美，如同一块形态丑陋的铁板
经过烈焰焚烧，将变得闪闪发光，锋利无比
- 089 第九章
非法派对，未经批准的音乐，人们彼此触摸
却不担心患上爱情躁狂症，也不担心他们自身
- 115 第十章
荒蛮之地现在可能已经连人影都没有了
黑暗，死气沉沉，只有野兽不时发出吠叫声

- 135 第十一章
请相信我，如果你听到往事在和你说话，感觉到它在拉你的后背
用它的手指抚摸你的脊椎，那么，赶快跑吧
- 143 第十二章
即便一起站在人行道上，头顶着同一片阳光
我们之间还是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 155 第十三章
即便那些人死在手术台上，那也是死得其所
没有人会哀悼他们
- 168 第十四章
动物，我想
我们跟动物无异
- 183 第十五章
人们尖叫着互相推搡，扑向人群的狗
空中挥舞的警棍，潮水般地涌向脑海
- 198 第十六章
亚历克斯低诉：“希望我们永远在一起”
永恒的刹那仿佛一只蝴蝶，脆弱、美丽、无望

- 206 第十七章
有人非常在乎你，而为了保护那个人，你也甘愿去死
甘愿做任何事，这太不可思议了
- 219 第十八章
爱是刀刃，锋利无比。它可以穿透生活的中心，将一切一分为二
分成爱之前与爱之后。其余世界在两边轰然坍塌
- 234 第十九章
某一天，你还有父母，第二天你却成了孤儿
某一天，你还有一隅栖身之地，有路可行
第二天，你就可能迷失在荒野中
- 249 第二十章
要是我从不曾认识你，我永远也不能——
在你出现之前，我都不知道生活有什么意义，完全不知道……
- 262 第二十一章
克里普特监狱大门上写着：自由存在于接受中；
和平存在于围墙内；幸福存在于放弃中。
- 274 第二十二章
“逃跑？”我还没来得及想，嘴里就蹦出这样的话来
心在胸腔里痛苦地跳动。没人能从克里普特牢房逃走

286 第二十三章

迷惘、清醒、再度迷惘，通通发生在一刹那

我知道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在栅栏那边的荒蛮之地，母亲仍然活着

297 第二十四章

宣判者和罪犯，刽子手和刀刃；最后一刻的缓刑

嘘嘘的气喘和头顶翻滚的天空，还有：谢谢，谢谢，谢谢你，上帝

306 第二十五章

我还记得爱的感觉，记得曾经的愤怒和热情，我记得那种感觉

没有它，你就活不下去，没有它，你宁愿死

318 第二十六章

如果他能把救出这个曾经是家现在是牢房的地方

那么，这将是最后一次与哈娜见面了

324 第二十七章

他张开嘴，他的唇形成了最后一个字。那个字就是：跑。

我爱你。记住了。他们夺不走爱

342 感 谢

第一章

最危险的病，会让我们相信自己没病。

——摘自《禁之书》第四十二条格言

自从总统和财团确定爱是一种疾病，已经过了六十四个年头，而在四十三年前，科学家改善了治疗方法。我家里的其他人都接受了治疗。姐姐雷切尔到现在已经九年没得过这种病了。一直以来她远离爱情，很是安全，这样时间久了，连她自己都忘记这病有何症状。我将在95天后接受治疗。那一天是9月3日，我的生日。

许多人都很害怕做手术。一些人甚至会抗拒。可我不怕。我已经等不及了。要是可以，我愿意明天就接受治疗，可至少要等到十八岁，有时年纪还要大些，科学家才会给你治疗。不然就起不到任何疗效：最终将引起脑损伤、偏瘫、失明，或更严重的后果。

我不愿意去想，在我日常活动中，这种病在我的血液里到处乱窜。有时候，我发誓我可以感觉到它在我的血管里蠕动，像是某种腐坏的东西，比如酸腐的牛奶。这让我感觉自己很脏，会让我想起大发脾气的小孩子，想起抵抗治疗的人，那些女孩子染了病，在人行道上用指甲乱划，狂扯头发，口水吧嗒吧嗒直往下流。

我自然也想到了我的母亲。

治疗之后，我就能永远安享幸福和安全了。科学家，我姐姐，还有卡罗尔姨妈，所有人都是这么说的。我将接受治疗，然后和一个评估员为我

选择的男孩子配对。过几年我们就会结婚。最近我已经开始梦到我的婚礼了。在梦境中，我站在一个白色篷盖下，头发上插着花儿。我握着一个人的手，可每每当我转身看他，他的脸就会变模糊，如同照相机失去了焦点，所以我看不清他长什么样子。可他的手又干又冷，我的心在我的胸腔里稳稳跳动着，而且，我在梦里也知道，我的心将永远按照相同的节奏跳动，不会漏掉一拍，也不会加速，只是扑通、扑通、扑通地，直至死亡来临。

安全，没有痛苦。

事情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顺利的。我们在学校里了解到，在从前那些黑暗的日子里，人们并没有意识到爱情是一种多么严重的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甚至将爱情视为美好的事物，是赞美和追求的对象。这自然是这种病危险至极的原因之一：它感染了人的思想，使人无法清晰思考，也无法做出关于自身幸福的理性决定（这是第十二版《安全、健康和幸福手册》里爱情躁狂症部分中列明的第十二条症状，我们平时把这本手册叫作《禁之书》）。当时人们知道其他疾病，比如压力、心脏病、焦虑、抑郁、高血压、失眠症、躁郁症，却从不明白，其实这些病只能算是症状，绝大多数情况下其病根都在爱情躁狂症。

当然了，在美国，没有人能肯定自己不会患上爱情躁狂症。只有等到科学家完善了治疗方法，连十八岁以下的人都能安全接受治疗，我们才能彻底得到保护。这种病的阴影依旧笼罩着我们，它伸出无形的触手，要把我们勒死。我见过无数未治愈的人被强制接受治疗，他们遭到了爱情的折磨和蹂躏，宁愿挖出眼球，或把自己钉在实验室外的刺铁丝网栅栏上，也不愿意失去爱情。

几年前，一个女孩在接受治疗时想方设法逃脱了约束措施，跑到了实

验室房顶上。她很快就掉了下来，连叫都没叫一声。在那之后的几天里，电视一直在放这个死去女孩的面部照片，提醒世人爱情躁狂症是多么危险。她的眼睛张得老大，脖子以非常不自然的角度扭曲着，可是看到她的脸颊贴着人行道，会觉得她或许只是躺下来打个盹儿而已。有一点很令人惊讶，那就是她并没有流很多血，只是从她的嘴角处流出了一点点深色的血。

再过九十五天，我就安全了。我当然也会紧张。我不知道治疗是不是会造成损伤。我真想赶快做完了事。耐心等待可不容易。因为尚未接受治疗而担心的滋味太难过了，不过到目前为止，爱情躁狂症还没有找上我。

然而，我还是很担心。他们说从前爱情会把人逼疯。这就已经够糟了。《禁之书》还讲了很多故事，说什么有些人因为失去了爱情或从未找到爱情而丢了命，这才是最让我害怕的地方。

在所有能致命的事物中，这才是最可怕的：不管拥有与否，都会要了人的命。

第二章

我们必须不停地抵抗爱情这种病；我们能否维持国家、人民、家庭和自身心智的健康，都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始终保持警惕性。

——摘自第十二版《安全、健康和幸福手册》之“基本健康措施”

一直以来，只要闻到橙子的香气，我就会想起葬礼。在我接受评估的那天早晨，正是这种气味儿将我唤醒。我瞧瞧床头柜上的钟表。六点了。

屋里还很昏暗，阳光刚刚照射到我和表姐玛西亚的两个孩子共用的卧室墙壁上。小的那个叫格蕾丝，她蜷缩在单人床上，已经穿好了衣服，正看着我。她的一只手里拿着一个橙子，正张开一口小牙，像咬苹果似的咬橙子。我的肚子里开始翻搅，只好再次闭上眼睛，这样才不会记起在我母亲死时，我被迫穿上又热又痒的衣服；才不会记起人们的窃窃私语，不会记起一只粗糙的大手交给我一个又一个橙子，让我吸吮橙汁，从而安静地待着。我在那场葬礼中一瓣接着一瓣地吃了四个橙子，后来只剩下一堆橙子皮堆在我的腿上，我就开始吸吮橙皮，橙皮皮苦苦的，把我的眼泪逼了回去。

我睁开眼睛，格蕾丝向前俯身，那个橙子就在她伸出来的手掌中。

“不对，格蕾丝。”我拉开被子，站了起来，肚子一会儿紧一会儿松，就像个拳头一样。“不该吃皮，你知道的。”

她冲我眨巴眨巴一双大大的灰色眼睛，一个字都没说。我叹了口气，坐在她身边。“你看，”我说，向她演示如何用指甲剥皮，再展开颜色亮

丽的螺旋状橙子皮，放在她的腿上，整个过程中我一直屏住呼吸，以免橙子味儿钻进我的鼻子里。她默默地看着我。待我演示完毕，她用两只手拿起剥了皮的橙子，仿佛那是一个玻璃球，她担心会把它弄坏了。

我推了她一下。“来吧，现在可以吃了。”她只是盯着橙子看，我叹了口气，开始把橙肉一瓣瓣分开。我一边做一边尽可能柔声道：“你知道，要是你偶尔说说话，别人就会更喜欢你了。”

她没回答。我也没真盼着她开口。格蕾丝已经六岁三个月了，卡罗尔姨妈从没听过她说一个字，她就连一个音节也没发出过。卡罗尔认为她的大脑出了问题，不过迄今为止医生也没查出有什么不妥。“她不说话，跟块石头没两样，”有一天卡罗尔不带感情地说，当时她看到格蕾丝一遍又一遍地用两只手翻动一块颜色亮丽的方块，仿佛那东西既漂亮又神奇，仿佛她盼着这东西忽然变形。

我站了起来，走到窗边，不再理会格蕾丝、她那对瞪得溜圆的大眼睛和她那动作很快的细手指。我很为她难过。

格蕾丝的母亲玛西亚去世了。她生前总说她起初没打算要孩子。这就是爱情治疗的缺点之一。不会得爱情躁狂症，一些人就会觉得为人父母是件特别讨厌的事儿。不过好在完全漠视的情况还是很少见的，父母一般都不会不与孩子建立正常关系，或者不忠实于孩子，不对孩子负责，也不会在他们哭泣时把他们淹死、掐死或打死。

可评估员认为玛西亚适合要两个孩子。当时这看似是一个好的选择。她的家庭在年度评审中获得了很高的稳定指数。她的丈夫是一位颇受人尊敬的科学家。他们住在文特街的一栋大房子里。玛西亚亲自做每一顿饭，闲暇时间教钢琴课，好时刻维持忙碌的状态。

不过，玛西亚的丈夫后来被怀疑是一个支持爱情的人，所以一切都变

了。玛西亚只能带着她的孩子珍妮和格蕾丝搬来和玛西亚的母亲，也就是卡罗尔姨妈一起住，人们都在议论这件事，无论她们走到哪里，都对她们指指点点；格蕾丝当然不会记得这一点；我很好奇她是否对她的父母还有记忆。

玛西亚的丈夫在受审前失踪了。他这么做或许不错。审判大都是摆摆样子罢了。支持爱情的人几乎都会被处死。就算不是死刑，也会被关在克里普特监狱，连续服三次无期徒刑。玛西亚当然对此心知肚明。卡罗尔姨妈认为就是因为这个，在玛西亚的丈夫失踪几个月后，当时人们要她给他顶罪，所以她的心脏才会出问题。在拿到相关文件后，有一天，她在街上走着走着——轰！心脏病发作了！

心脏一向都很脆弱。所以才要小心翼翼。

我看得出来，今天一定很热。在卧室里已经感觉得到热气了，我开窗散橙子味儿，就觉外面又闷又热。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嗅着海藻和湿木头的洁净气味儿，远处，过了一栋栋低矮的灰色倾斜建筑物，有一个海湾，海鸥在海湾上方盘旋，啼叫声不绝于耳。外面有人发动了汽车。我被这声音吓了一跳。

“要接受评估了，紧张吗？”

我转过身。卡罗尔姨妈双手抱怀站在门口。

“不，”我说，不过这是个谎话。

她笑了。那笑容只能算是微笑，而且一闪即逝。“别担心，不会有事的。去洗澡吧，然后我帮你洗头发。我们可以在路上检查你的答案。”

“好吧。”我的姨妈继续盯着我看。我有些局促不安，不由用指甲抠身后的窗台。我一直都很讨厌被人盯着看。当然了，我除了适应也没有别的办法。测验期间会有四个评估员近距离盯着我两个小时。我会穿

一件轻薄的塑料长袍，就像那种人们在医院里穿的衣服，这样他们好观察我的身体。

“我想大概会是七分或八分吧，”姨妈说着撅起嘴唇。这个分数还不错，要是能得到的话，我会很高兴。“可如果你身上脏兮兮的，得分绝不会超过六分。”

高三就快结束了，这次评估是我要接受的最后一次考试。在过去的四个月里，我经过了各种资格考试，数学、科学、口试和笔试、社会学、心理学和摄影术（专业选修课），再过几周就能知道分数。我很肯定我的成绩一定不赖，一定能考上大学。我一向都是个好学生。学术评估员将分析我的优点和弱点，然后为我指定学校和专业。

评估是最后一步，这样就能找到和我配对的人。在未来几个月里，评估员将给我一份名单，上面有四到五个经认可的人选。其中一个将在我大学毕业后成为我的丈夫（前提是我通过所有资格考试。通不过考试的女孩子高中一毕业就要配对和结婚）。评估员将尽全力找一个在评估中和我分数相近的人与我配对。他们还会尽全力避免智力、性情、社会背景和年龄方面出现巨大差异。当然偶尔也有恐怖的事发生：一个十八岁的贫家女被配给了一个八十岁的有钱老头。

楼梯发出一声刺耳的嘎吱声，格蒂丝的姐姐珍妮走了过来。她九岁了，个头倒是符合她这个年龄的标准，可就是太瘦了：皮包骨头，胸口塌陷，就像个弯曲的平底锅。说来不好听，不过我确实不太喜欢他。她和她母亲一样，总是苦着一张脸。

她走到姨妈身边，然后瞪着一双眼睛看着我。我只有五英尺二英寸高，可珍妮的身高惊人，只比我矮几英寸。在我的姨妈和两个外甥女面前，觉得忸怩就太傻了，可一阵燥热的瘙痒感开始顺着我的手臂向上爬。我知道

她们都很担心我在评估中的表现。能找到很好的人配对至关重要。珍妮和格蕾丝要再过几年才能接受治疗。如果嫁得很好，几年后，就意味着我有额外的钱来养家了。家里人还可能因此摆脱那些闲言碎语，自从出了那次丑闻，四年来，无论我们走到哪里，人们总是叽里咕噜，那声音就像是树叶被风吹动时发出的沙沙声：支持爱情，支持爱情，支持爱情。

这个词只比自我母亲死后跟随我多年的一个词稍微好点。说出那个词的声音犹如蛇的嘶嘶声，像蛇一样弯弯曲曲，留下一条有毒的痕迹，这个词就是：自杀。人们从来不当面说这两个字，只会窃窃私语、嘀嘀咕咕，像是咳嗽声，人们只会用手挡着，对着别人的耳朵说这两个字，或者关起门来小声谈论。只有在梦中我才会听到人们大声喊出这两个字。

我深吸一口气，然后猫腰去拿我床下的一个塑料盆，这样姨妈就看不到我发抖了。

“莉娜今天结婚吗？”珍妮问我姨妈。她的声音总是让我想起蜜蜂在闷热的天气里飞来飞去时发出的单调的嗡嗡声。

“别傻了，”姨妈说，却没有生气。“你知道的，除非她治愈，否则不能结婚。”

我从盆里拿出毛巾，然后直起腰。结婚这个词儿让我嘴里发干。所有人都是接受完教育后就结婚。这就是规矩。“婚姻代表秩序和稳定，是健康社会的标志（详见《禁之书》114页“社会的基础”）。”可一想到结婚，我的心还是狂跳，仿佛被挡在玻璃后面的一只昆虫。我自然从未接触过男孩子，而未治愈的异性是不得有身体碰触的。坦白说，我从未和任何男孩子说话超过五分钟，不过不能算上堂兄弟们、姨父和安德鲁·马库斯。马库斯在姨父的好省钱打折商店里打工，总是抠鼻孔，还把鼻屎抹在蔬菜罐头底下。

如果我没有通过资格考试（老天，老天啊，让我通过考试吧），那我就在治愈后结婚，也就是说，还剩下不到三个月。这就意味着我即将迎来我的新婚之夜。

橙子味依旧很呛人，我的肚子又是一紧。我用毛巾盖住脸，吸一口气，希望我不会患上爱情这种病。

楼下传来碗碟的哐当声。姨妈叹了口气，跟着看看表。

“距离出发时间只有不到一小时了，”她说，“你最好快点。”